

魯迅名号笔名年里录

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

1979年1月

鲁迅名号笔名年里录

目次

前 言.....	1
一、名号.....	3
1. 奶名.....	3
2. 法名.....	3
3. 学名.....	3
4. 字.....	4
5. 号.....	5
6. 别号.....	5
7. 化名.....	6
8. 题跋名.....	7
9. 拟用名.....	7
二、笔名.....	8
1. 笔名(准笔名).....	8
2. 拟用笔名.....	41
3. 笔名辨伪.....	41
4. 待查笔名.....	42
三、通仗署名.....	43
四、室名.....	43
五、印章名.....	52
六、称名.....	52
七、“鲁迅”的外文译名.....	57
八、生卒、籍贯.....	58
.....	
附：一、鲁迅论笔名.....	59
二、鲁迅笔名研究资料索引.....	66
三、鲁迅名号笔名索引.....	70

前言

一、鲁迅一生曾经先后使用过一百五十多个笔名（包括二十多个准笔名），其数量之众多，变换之频繁，运用之巧妙在中外文学史上，颇为罕见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犬牙交错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，鲁迅是怎样发扬韧性战斗精神，勇猛顽强地向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的。同时，这些笔名也向我们提供了学习鲁迅、研究鲁迅的一份宝贵资料。我们编制的这份《鲁迅名号笔名年里录》，将鲁迅的笔名按最早使用时间先后次序排列，注明首次和末次署此笔名写作和发表的篇名和时间，并尽可能地探索该笔名之涵义。此外，还收录鲁迅的各种名号和鲁迅论笔名，鲁迅笔名研究资料索引等资料，供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。

二、“准笔名”系指以单位名称（如铁木艺术社）及记者、译者、编者、编纂者、编辑者的署名，或在本名、别号前加绍兴、会稽一类的署名，如会稽周氏兄弟，有别于正式笔名。借署他人之名如许遐，（许广平之小名），周树人”写入篇中而非文章的正式署名的（如小孩子、华约瑟，）本录暂列入笔名下分。

三、鲁迅的下分别号，有时也作笔名、通仗署名和印章名，本录按现有资料的实际情况分别辑入。如“鲁迅”既为笔名，又作通仗署名和印章名；“戛剑生”既为别号，又作笔名；“庚言”既为通仗署名，又作笔名。这些材料，还可作为扩大鲁迅笔名线索的参考。

四、鲁迅下分笔名的意义是相近的，如唐俟、俟、不堂、俟堂；敖者、宴之敖者、敖、晏敖；隋洛文、洛文、洛、乐文、乐贲、乐雯；丰之余、封余、唐丰瑜、董李荷、葛何德等，本录仍按首次使用时间顺序排列，不分别集中。

五、通仗署名仅注首次使用时之出处，后来署用之情况不再注录。

六、他人对鲁迅的称呼，有一些是带有诬蔑性、攻击性的，本录一律不收。

七、鲁迅的印章丢失较多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无理逮捕许广平同志时，曾将鲁迅日记一包和十多个图章等搜去，下落一直不明。收入本录的印章名，仅为其中的一小下分。

八、“鲁迅”的外文译名，系戈宝权同志提供，在此顺致谢忱。

九、鲁迅的许多笔名，曾为他人署用过。如作《百草书屋刻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署用之笔名巴人，后来王任叔亦常使用，肖公权著《窄门集》时亦署巴人。鲁迅作《批评家的批评家》等文时署用之笔名倪朔尔，亦有人署用作《白光之诱惑》（刊见《时代文学》，1941年6月）。鲁迅之笔名乐雯、幹、何家幹、子明、余铭、洛文等，瞿秋白曾借署过，见丁景唐：《瞿秋白笔名、别名集录》，刊《学术月刊》1957年9月号。

十、本录所引《鲁迅全集》，系1956年10月至1958年10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。所引《鲁迅书信集》，系1976年8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。

十一、由于水平有限，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

一、名号：

1. 奶名：

阿 张

鲁迅诞生的消息传到正在北京做官的祖父介孚公（周福涛）那里的时候，正好有个叫张之洞或张之万的官员来访，为取吉利，介孚公给鲁迅起了个乳名：阿张。

长 树

鲁迅曾给内山书店的职员王宝良的儿子取名。“内山先生走来告诉我，名字有了，是鲁迅先生起的，叫‘长树’，这两个字又是鲁迅先生自己的奶名。”见《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》，王宝良述，荣生记，阮载《文学月报》1956年9月号。

2. 法名：

长 庚

鲁迅在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中说：“我生在周氏是长男，‘物以稀为贵’，父亲怕我有出息，因此养不大，不到一岁，便领到长庆寺里去，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。拜师是否要纳见礼，或者布施什么的呢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做‘长庚’，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，并且在《在酒楼上》这篇小说里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。”（见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462页）。

长 根

又一法名。龙师父（龙祖）送给幼年鲁迅一块八角形的铜锁（一称银八卦），上刻“三宝弟子法名长根”八字，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。

3. 学名：

周樟寿

祖父介孚公给他取的学名，“樟”和“张”同音。鲁迅手抄介孚公《恒训》一书，书末正楷写“己亥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十

月上岭孙樟寿道抄于江南陆师学堂”十八字题记。手抄族祖周兆蓝《镜湖竹枝词》，书后有“姪孙樟敬录”五字题记。“寿”从谱名，见周启明：《鲁迅的早年时代》117页。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，每天都写一张大字。“鲁迅写字时，用铜制的镇纸圈压在黄火火的尺八纸上。六个字一行，写六行，当中写上‘×月×日周樟寿字’。”见张能耿：《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》，载《鲁迅在绍兴》（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印）。

周树人

1898年5月1日进南京水师学堂机关科读书时，本家叔祖椒生（名庆蕃）所代取的学名，取义于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作为鲁迅的正式名字。参见周遐寿：《鲁迅的故家》78页。

4. 字：

豫山

也是介孚公给取的。取义于“豫章”，见周启明：《鲁迅的早年时代》。1930年鲁迅认识日本友人长尾景和时，曾作自我介绍叫周豫山。“他（指鲁迅）说：‘我身上没有带着名片，我叫周豫山’。”见长尾景和作《在上海“花园庄”我认识了鲁迅》，刊《文艺报》1956年19号。

豫亭

因“豫山”被同学戏呼“雨伞”，告诉祖父要改字，乃改一字曰“豫亭”，后又改为“豫才”。周遐寿1897年1月28日日记称“豫亭兄”，见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（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4月版）。

豫才

到三味书屋读书时改定的字。鲁迅曾对日本友人长尾景和说：“我本名叫周树人，字豫才，笔名鲁迅”。见长尾景和：《在上海“花园庄”我认识了鲁迅》，刊《文艺报》1956年19号。《鲁迅先生的名、号、笔名录》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集本）

认“豫才”为号。

预 才

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监学的时候，一位教员因为看到鲁迅常把“豫才”写成“预才”，曾经问：“豫才先生，你这个‘豫’字和‘预’字有没有不同？”另一位教员随口回答：“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都可以写。”鲁迅就说：“这两个字底是一样的，但在我是两样的。我的父亲为我取名的意思，是希望我成为‘豫才’。而我呢，还在‘预’备，我在杭州教书，也教的是预科。所以我总是写这个‘预’，不写那个‘豫’。”见祝舜远：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（刊1956年9月28日《浙江日报》。）

5. 号：

庚 辰

据周启明称，鲁迅曾将“庚辰”“取以为号”。见熊融：《关于〈哀尘〉〈造人术〉的说明》，刊《文学评论》1963年3期。庚辰，“此乃系最后制服怪物‘无支祁’之神人”，取以为号并作笔名，“足以表露他青年时代的宏伟抱负”，“更可窥知他早年受有积极浪漫主义思想的形响”。（见上引熊文）

6. 别号：

俟 堂

早年所取的别号，1924年9月用入书名：《俟堂专文杂集》，并写了《〈俟堂专文杂集〉题记》。

戛 剑 生

在南京读书时自取的别号。意思是说，“现在我要‘戛’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”，参见周建人：《鲁迅——中国文化的先驱》。

文章 误 我

在南京读书时自取的别号。意思是说：“以前读古书，做古

文，耽误了我的青春。”参见周建人：《鲁迅——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》。

戎马书生

在南京读书时自取的别号。据许广平同志说，在学生时代，鲁迅最高兴回忆到的是十多岁在南京，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，据说程度还不错，敢于和善骑精射的旗人子弟竞赛。参见许广平：《关于鲁迅的生活》。戎马，兵马。

会稽山下之平民

见1902年4月中旬鲁迅在日本东京所作《题照赠仲弟》，现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附录一。意思是说，我本来是会稽山下的一个普通老百姓。会稽山，在浙江省中下绍兴、嵊县、诸暨、东阳间。平民，旧时泛指普通老百姓。

日出国中之游子

见1902年4月中旬鲁迅在日本东京所作《题照赠仲弟》，现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附录一。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是流落在日本的游子。日出国，指日本。游子，离家远游的人。《古诗十九首》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反”。

闲人

见1932年10月12日写给柳亚子的《自嘲》诗的发语：“达夫赏饭，闲人打油，偷得半联，凑成一律，以请亚子先生教正。”那时有人诬蔑鲁迅是“以趣味为中心”，“矜持着的是闲暇，闲暇，第三个闲暇”，鲁迅自称“闲人”，亦以示回击。

7. 化名：

“一个象商人名字的化名”

1932年11月鲁迅再次回北京探母，公开发表了五次演讲。反动当局曾阴谋逮捕他，并写好了逮捕公文。只因27日是星期天，不办公，所以公文还差盖一个“官印”。为了安全，

鲁迅订购车票的友人替他用了—个象商人名字的化名（具体名称待考）。第二天终于安全离京。见陈漱渝：《以共产主义者的姿态屹立在北京——鲁迅两次回北京片断》，刊《鲁迅的生平和思想》，1977年5月吉林大学中文系版。

周裕斋

“周豫才”的谐音，鲁迅的化名。1933年9月1日海婴进幼稚园时，为避人耳目而用的家长名。见景宋：《遇难前后》。鲁迅逝世前两天，曾托周建人去刻“周裕斋印”的图章，准备租房子用。由于鲁迅病情急变，房子没有租成，图章也没有刻成。见乔峰：《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》。

周松涛

1942年年初，在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无理逮捕期间，周建人将海婴改了学名送进小学读书，并将海婴父亲的名字改称周松涛。见景宋：《遇难前后》（1948年5月上海出版公司二版）。

8. 题跋名：

会稽男子鲁迅

1932年12月21日给日本友人杉本勇乘书扇面（一页，外）《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》，题“横眉冷看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自题诗，分十三行写。款题：“未年戏作录呈杉木勇乘师法正会稽男子鲁迅。”

9. 拟用名：

孺子

曾有人将鲁迅的名字“树人”误写为“孺人”。鲁迅看了笑道：“孺人，变成官太太了。（清政府对六品官妇人的封典，为孺人）。我即使是女子，也不愿做官太太。还不如叫我孺子。虽为乳臭儿（日语孺子为乳臭儿）也比官太太强。”在场的厉绥之说：“孺子可教也。”鲁迅说：“这个‘可’字，不如改为‘请’字，唐朝时，日本曾向我国请教，今天我们在此留学，是向日本

请教，也许过不久，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”。见厉绥之：《五十年前的学友——鲁迅先生》，刊1961年9月15日《文汇报》。

二、笔名

1. 笔名（准笔名）

夏剑生（1898——1901）

这是鲁迅最早使用的一个笔名（见知堂《关于鲁迅》引录），起用于1898年所作《夏剑生杂记》和《葑花杂志》，1936年11月16日刊《宇宙风半月刊》第29期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附录一。后用于1901年2月11日（庚子12月23日）所作《庚子送灶即事》（据周作人日记引录）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附录一。夏剑生，“意思是说，以前读古书，做古文，耽误了我的青春，现在我要‘夏’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。”（见周建人《鲁迅——中国文化的革命的先驱》）。

树人（1902）

1902年6月8日（壬寅5月3日）作《题照赠仲弟》（据周遐寿《鲁迅的故家》引录）时署用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附录一。树人，鲁迅改定的学名。

周树人（1903——1927）

1903年所著、1906年7月2日（丙午5月11日）出版之《中国矿产志》（上海普及书店初版）始用本名署名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。后用于1927年3月所作《中山大学开学致语》，见载《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》，现收《集外集拾遗》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）。

自树（1903）

1903年译《斯巴达之魂》等署此名，刊见1903年6月、11月《浙江潮》月刊第五期和第九期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七

卷《集外集》。自树，为阮名周树人衍化而来。

庚辰(1903)

1903年译《哀尘》(法国雨果阮作)的署名，刊见1903年6月15日出版的《浙江潮》月刊第5期，这是鲁迅的最早一篇译文。《文学评论》63年3期将该译文重新发表。庚辰，鲁迅的号。

索子(1903—1905)

1903年作《中国地质略论》始署此名，刊1903年10月10日出版之《浙江潮》月刊第8期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后署于1905年译《造人术》(美国路易斯托仑著)，刊1905年春夏间出版之《女子世界》第二年第4、5期合刊“小说”栏内。索子，本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吾离群而索居”，取索居独外，不随俗合流之意。

索士(1903)

1903年译科学幻想小说《地底旅行》(法国儒勒·凡尔纳著)的署名，下分刊见1903年12月出版之《浙江潮》月刊第10期。现收《鲁迅译文集》第一卷。义同“索子”。士，子都是旧时男子的称谓。

之江索士(1903)

1903年译《地底旅行》，1906年3月由日本东京浅草区榎木邦仪、并木活版所出版，上海普及书店、南京启新书局发行单行本时，署“之江索士译演”。之江即钱塘江，鲁迅故乡会稽近钱塘江口。

周遑(1907—1911)

1907年以此署名译诗《红星佚史》(英国H·哈葛德，A·兰格作)1907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现收《译丛补》附录1911年冬作文言小说《怀旧》亦署此名。1913年4月25日

《小说月报》四卷一号发表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此笔名周作人也曾用过。

令 飞 (1907—1908)

1907年所作《人之历史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署此笔名。分别刊见1907年12月、1908年2、3月，1908年6月的《河南》月刊1号，2、3号和5号，现收入《坟》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）。1908年译《裴多飞诗论》（匈牙利赖恩作）亦署此名，刊1908年8月5日《河南》月刊7号，现收入《译丛补》。1930年7月15日致许寿裳仗等亦用此署名。令飞，含有力争上游，奋勇前进的意思。

迅 行 (1907—1908)

1907年写《文化偏至论》署此名，刊1908年8月《河南》月刊7号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《坟》。1908年作《破恶声论》亦署此名，刊1908年12月《河南》月刊8号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

黄 棘 (1912—1935)

1912年1月作《〈越峰〉出世辞》始署此名，刊1912年1月3日出版的《越峰日报》创刊号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1935年8月23日作《论毛笔之类》亦署此名，刊1935年9月5日《太白》半月刊2卷12期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黄棘，见《楚辞·九章·悲回风》：“借光景以往来兮，施黄棘之枉策。”用黄棘策马，使其飞奔疾驰，与“迅行”同义。又一解释：黄棘——黄帝子孙所居之地布满了荆棘，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，不要使黄帝的子孙再居住在荆棘之地。

周豫才 (1912—1914)

1912年作《周豫才告白》署此本名，刊1912年2月19日《越峰日报》。又《艺文杂话》一文亦署用，刊1914年《越

《越锋日报》付刊，刊期不详。

周作人（1912——1920）

1912年作《〈古小说钩沉〉序》始借署此名，1912年2月刊《越社丛刊》第1集，现收入《古小说钩沉》。1920年3月20日作《〈域外小说集〉序》亦借署此名，见1921年上海群益书局版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周树（1913）

1913年11月17日（癸丑10月20日）作《〈嵇康集〉跋》的署名，现收入《嵇康集》。周树为学名周树人之省略。

巴人（1914——1921）

1914年作《百草书屋刍记》始署此名，刊绍兴《越锋日报》付刊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。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《晨报付刊》“开心话”专栏发表小说《阿Q正传》时也署用。从第二章起，移入《晨报付刊》的“新文艺”专栏里。“巴人”，取《文选·宋玉对楚王问》中“下里巴人”之意。鲁迅在《阿Q正传的成因》一文中说：“署名是‘巴人’，取‘下里巴人’，并不高雅的意思”。（见《鲁迅全集》3卷281页）。

启明（1916）

1916年6月13日——20日改定《〈蛭壳印存〉序（代）》，发表于1917年《越社丛刊》4期时改借署此名。

鲁迅（1918——1936）

1918年4月2日作《狂人日记》，1918年5月15日在《新青年》月刊4卷5号上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署此名。以鲁迅笔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，是1936年10月17日所作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（未完）。刊1937年3月25日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之二《屍野》，后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。“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，因为那时的《新青年》

編輯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。”（《阿Q正传的成因》）“还”“承迅行而来”，“鲁”又何承？鲁迅说：“（1）母亲姓鲁，（2）周鲁是同姓之国”（见许寿裳：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）。另外“鲁迅”也隐含着愿鲁而又迅速的意思，表现了鲁迅的自谦和自仗。以上参见许寿裳《鲁迅的生活》。

唐 俟（1918——1934）

1918年4月2日作新体诗《梦》始署此名，刊1918年5月15日《新青年》月刊4卷5号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《集外集》，直到1934年5月30日所写《〈看图识字〉》还署此名。该文刊1934年7月1日《文学季刊》3期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《且介亭杂文》。1918年8月20日鲁迅致许寿裳仗称：“又有白话诗署‘唐俟’者，亦仆所为。”（见《鲁迅书信集》18页）1934年1月17日鲁迅致肖三仗称：“《文学季刊》（今天寄上了）是北京新办的，我亦投稿（改名唐俟）”。（见《鲁迅书信集》480页）“唐俟”的取名，据许寿裳讲是这样的：有一次许寿裳问起关于唐俟含义，鲁迅说，“因为陈师曾（衡恪）那时送我一方石章，并问我刻作何字，我想了一想，对他说，你叫做槐堂，我就叫俟堂罢。”听到这儿，许先生说，他“就明白了这‘俟’字的涵义。那时下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，他就安静地等着，所谓‘君子居易以俟命也’，把‘俟堂’两个字颠倒过来，堂和唐这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，于是成名曰‘唐俟’。周，鲁，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。”（许寿裳：《鲁迅的生活》）又一解释：唐，徒然之意。唐俟，徒然等待，以示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失望，要投身于新的战斗。

俟（1918——1919）

1918年作《随感录二十五》，1918年9月15日刊《新青年》月刊第5卷第3号，目录上署唐俟，文末署俟。随感录三十六，四十七，四十八，四十九等都是如此。“俟”，唐俟之省称。

迅 (1918 — 1934)

1918年作《随感录三十八》。1918年11月15日刊《新青年》月刊5卷5号时，目录署名鲁迅，文末署名迅。直到1934年8月2日作《答曹聚仁先生仗》还署此名，该文刊1934年8月15日《社会月报》1卷3期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《且介亭杂文》。迅，为鲁迅之略写。

庚言 (1918 — 1919)

1918年作《美术杂志第一期》署此名，刊1918年12月29日《每周评论》第2号，1919年作《随感录》三则，刊1919年3月30日《每周评论》十五号。又见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1期。庚言，由鲁迅幼年时的法名长庚演化而来。1919年2月16日致钱玄同仗亦署此名。

风声 (1921 — 1924)

1921年5月5日作《“生降死不降”》一文始署此名，1921年5月6日刊《晨报付刊》。1924年作《文学救国法》亦署此名，刊1924年10月2日《晨报付刊》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《左传》有“树之风声”一语，当由“周树人”、“自树”等衍化而来。

尊古 (1921)

1921年11月3日在《晨报付刊》发表《“则皆然”》的署名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。尊古，用以讽刺尊古复辟的国粹主义者，也是针对钱玄同的“疑古”而发的。唐弢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·编校后记》指出：“尊古”这一笔名，“一则与本文内容有关，二则可以解释为针对钱玄同的‘疑古’而发，颇象一时兴会所至时起用的笔名。”

某生者 (1922 — 1924)

1922年9月20日作《“以震其艰深”》时始署此名，刊1922年9月20日《晨报付刊》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

《热风》。1924年9月29日作《答二百系答一百之误》亦署此名，刊1924年10月2日《晨报付刊》，现收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当时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作者喜欢用“××生”一类的笔名，鲁迅署“某生者”，含有讽刺的意思。

小孩子（1922）

1922年10月9日，托名一个“略受新潮，辄敢妄行诘难”的“小孩子”，作《反动歌》，对鸳鸯蝴蝶派的胡怀琛的《儿歌》，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。见《儿歌的“反动”》，刊1922年10月9日《晨报付刊》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热风》。

同人（1923）

1923年1月出版之《北京周报》（日文版）第47期新年特别号上，发表了《兔与猫》一文，署“鲁迅著，同人译”，系鲁迅将自己写的《兔与猫》亲自译成了日文。“同人”，即“和作者是同一个人”的意思。此条资料系戈宝权同志提供。

三之（1923）

1923年9月作《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》一文的署名，1923年9月14日刊《晨报付刊》。1926年5月24日补充原文，写成《再来一次》，刊1926年6月10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11期。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《华盖集续编》。三之，昭三冤枉。“二桃杀三士”的“士”，尻指勇士，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却错解释为“读书人”，并以此嘲弄白话文不行。鲁迅在此文中给“三个读书人”昭了三。

救者（1924—1935）

1924年1月23日作《奇怪的日历》开始署用，刊1924年1月27日《晨报付刊》杂感栏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《集外集拾遗》。1935年作《死所》亦署此名，刊1935年5月20日《太白》半月刊2卷5期，现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。救者，系“宴之敖”所衍变。这十几年来，鲁迅对宴之敖（包括由

此衍化而成的晏敖，敖，敖者，宴之敖者）不能忘怀，是有深意的。许广平同志曾解释说，1919年8月，鲁迅买了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子，修缮好，与周作人一同迁入。而在1923年8月却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依子的原因而“迁居”了。鲁迅说：“宴从宀（家）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（《说文》作𡗗，游也，从出从放）；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。”（见《欣慰的纪念》）鲁迅先生显然是借这个笔名来表述自己的遭际的。1927年发表在《莽原》二卷八、九期上的历史小说《眉间尺》（后改题《铸剑》）里，这个笔名作为主要人物出现，这是鲁迅先生一百多个笔名中从未有过的事情。

宴之敖者（1924）

1924年9月21日（甲子8月23日）作《〈侯堂专文杂集〉题记》署用，1960年3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线装本《侯堂专文杂集》。

L·S（1925——1931）

1925年1月4日译《Petöfi sandor 的诗》始署此名。1925年1月12日和26日刊《语丝》周刊9、11期，现收《译丛补》。以此笔名写的最末一篇文章是1931年作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。刊1931年4月25日《前哨》1卷1期《纪念战死者专号》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《二心集》。L·S为“鲁迅”的世界语译名 Lu Sin 的缩写。

冥昭（1925）

1925年4月22日作《春末闲谈》署用，刊1925年4月24日《莽原》周刊第1期，现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《坟》。冥昭，屈原《天问》有“冥昭瞢暗”一语，意谓昼夜不分，黑暗混沌。这里用来表现当时社会的黑暗。

杜斐（1925——1926）

1925年译《从浅草来》（日本岛崎藤村作）始署用，连刊